

四明叢書

張宗祥



灼艾別集上

明鄧萬表鹿園撰

綠雪亭雜言

高孝基一見房杜奇之而託以子孫愚謂子孫賢不肖
成立覆墜天也豈他人所能陶鑄哉況房杜他日亦不
能保子孫不蕩敗門戶又安能庇他人子孫哉愚謂孝
基於是乎不智夫大臣以人事君者也當國之樞得賢
焉曾不社稷是念顧煦煦私之子孫愚謂孝基於是
乎不忠

林艾軒曰予五十之年只合僻處袖手自稱老夫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從來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慮考艾軒平生不求人知不求苟合真是腳根立得定所謂懶者蓋恥爲奔競云耳豈真懶於人事者哉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皤然老矣大年每論年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爲

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以爲少年英俊侮老慢賢之戒
武功諸生康栗靈寶諸生楊宋皆矯矯少年才華競秀
予提學時甚器重之栗也之妻宋也之姊也宋也之妻
栗也之妹也其後二生相繼不祿無血胤焉二婦皆飲
毒死之嗚呼二婦之死可謂烈哉九原有知二生可以
瞑目矣或曰使二婦有子亦可死乎子曰古者夫死稱
未亡人若有遺孤嗣續繫焉則母道爲重而妻道爲輕
何必死是故公甫文伯之母孟子之母陶侃之母皆賢
也皆不死時乎不然楚昭王夫人不見符而死於水宋

伯姬不見姆而死於火。永新譚氏抱子罵賊而死於學宮。其於有子無子奚暇計哉。或曰近時有女子未嫁而夫死亦以死殉之。何如。予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矣。夫死而無或貳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言乎子道無醮命而以死殉未嫁之夫。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時乎。不然曹娥饒娥死於孝。浣紗女死於義。奉天寶氏二女死於不辱其於嫁與未嫁又奚暇計哉。大抵女婦之致命遂志皆本乎天性之烈不可

律之以恆禮

莊定山賦何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癡小舅
姑貧自傷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成猶
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鎖牕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任
自春羅一峯謂此詩苦心苦語可泣鬼神

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歸然薄
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或曰斯義也古有之乎愚曰周
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不過數口而已
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

之聯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而食也或曰
先王胡爲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蓋慮其勢或有
難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言之世遠則祖宗祧
廟情乖則兄弟鬩牆夫妻且有脫輻之際婦姑不色反
唇之譏矧族之人親盡服盡而情盡猶塗人也苟欲之
聚於一門之內而饗飮之能保無矛盾冰炭者乎將一
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旣
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於長族者孝子之養
親也欲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可專遂乎慈母

之愛孩提也欲以梨栗而止啼可專遂乎卑幼之厚親
友也欲以杯酒而合歡可專遂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
家政差池莫之統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
不敢強之也卽有能然者則褒嘉之寵錫之表厥宅
里以樹風聲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
禮有合族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
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
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食服
盡則不及焉非概族而會食也

近時華亭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其死也前夫之子爭葬之質之縣尹縣尹判其詞曰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斷令後夫之子葬之

或問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闕里三世相繼出妻周公攝政同氣流言豈寡妻兄弟亦有不可刑邪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鈞爲不肖漢賊諸子皆富才華豈積善積惡其報亦或爽邪愚曰詩易所稱者理之常也子之所疑者適然之變也聖人之立訓

也道其常不道其變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里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同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嘿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蜀中有梁參議周御史先在告里居皆爲讎家賊殺之越數年金堂有小吏往時嘗遨遊二公閒一日過銅梁

月夜獨行至小溪上秋木蕭蕭突然見三公在焉小吏驚怖莫知所措三公慰安之遂相與佇立已而梁顧小吏曰過家煩語吾兒不可爲惡吾在冥司徒有悔心而已周獨愴然無語小吏曰何以見教周曰過吾鄉煩語鄰人張七公先人墓在南原麥飯無主歲時幸爲我呵護樵牧則冥威無極矣俄有黑風蓬蓬而來二鬼忽不見予聞方伯羅循矩說如此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攜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旣入矣越數日劉

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
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決疑仙姑降筆曰幾
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
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僞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
如此哉

江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焉
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
一日鄰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
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悲

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皇恐
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
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劉瑾擅權之日箴頓關紐禍福縉紳南科彈文有曰借
春色以繁桃李奔走庸人假威力以運風雷銷磨正氣
然考其汲引者多匪人而君子亦有與焉者矣羅織者
多君子而匪人亦有與焉者矣及瑾事敗蒙其汲引者
概斥之被其羅織者概起之嗚呼君子小人幸不幸類
如此

昔人有詩云倖門有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好處還穿破觀董卓燃臍而餘黨不宥則王允之元不保甘露啓釁而無辜濫殺則鳳翔之禍難逃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伐吳苻堅空國而伐晉皆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郎當稅駕無所

予在湖南一日山行午飯農家見其壁上有詩四絕意甚警策第不知作者爲誰或曰晦翁詩也其一曰鵲噪未爲吉鴉鳴豈是凶人閒凶與吉不在鳥音中其二曰

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
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爲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
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
禍亦深

蘭州彭幸庵尙書平生銳志功名蜀賊藍鄙作亂公總
制諸軍討平之晚年落職居林下嘗夜臥夢中鰥語曰
殺得好殺得好旣覺夫人問曰適來作何夢公曰適夢
在西川督諸軍殺賊乘勢如破竹乃大叫曰殺得好殺
得好夫人蹙然曰公往年殺賊無辜之民多有枉死鋒

鏞者公無血胤或者天譴之也胡爲夢寐尙不忘戰耶
公亦蹙然與夫人相對泣下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筮仕得巖邑瀕
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
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
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
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
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
石門先生

夏正夫過彭澤賦詩曰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愚案柴桑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異代口碑猶嘖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潛鳳戢然耶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閒行此地遂留蘇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案東坡投荒嶺海章惇實爲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孰謂人心無春秋哉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曾兒同寮